



# 丘吉尔自传

我的早年生活

温斯顿·丘吉尔 著 张小米 译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华文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丘吉尔自传：我的早年生活 / (英) 丘吉尔著；张小米译.  
— 北京：华文出版社，2014.11  
ISBN 978-7-5075-4262-2

I. ①丘… II. ①丘… ②张… III. ①丘吉尔,  
W.L.S. (1874~1965) — 自传 IV. ①K835.61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49357号

## 丘吉尔自传：我的早年生活

---

著 者：(英) 丘吉尔

译 者：张小米

责任编辑：杨艳丽

出版发行：华文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

邮政编码：100055

网 址：<http://www.hwcb.com.cn>

电 话：总 编 室 010-58336239 发 行 部 010-58336212 58336238  
责任编辑 010-58336251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21.75

字 数：260 千字

版 次：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075-4262-2

定 价：38.00 元

---

# 目 录

童 年·····	001
哈罗公学·····	018
考 试·····	027
桑赫斯特军校·····	043
第四轻骑兵团·····	060
古 巴·····	069
豪恩斯洛·····	082
印度一日·····	092
在班加罗尔刻苦学习·····	100
马拉坎德野战军·····	111
马蒙德山谷·····	123
远征蒂拉赫·····	135
与基钦纳之间的过节·····	149
恩图曼战役前夜·····	158

感受冲锋的魅力·····	168
退 役·····	182
奥尔德姆·····	200
和布勒一起去开普·····	211
装甲列车·····	219
监狱生活·····	236
越狱(一)·····	244
越狱(二)·····	260
重回军营·····	272
斯皮扬山战役·····	282
解救莱迪史密斯·····	292
在奥兰治自由邦·····	300
约翰内斯堡和比勒陀利亚·····	315
卡叽大选·····	325
进下院·····	335

# 前 言

关于我早年生活和经历的故事太多了，30年前我就曾发表过一些文章，来描述我亲身经历的几次大的战役。后来，我又陆续地把对一些具体事件的回忆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现在，我觉得应该把这些曾经的文字整合起来，谱写成新的篇章。我根据手中的记录认真核对了事实真相，而并不是仅仅依靠自己的记忆。本书横跨 1/4 个世纪，分别介绍了我从婴儿、学童，成长为一名军校学员、少尉军官、战地记者，最终成为了一名年轻的政治家的历程。在书中，我尽力把我的各个年龄阶段相应的看法和观点展示给读者。这其中的某些观点仅仅代表了我早年生活中的某一特定阶段的看法，所以很有可能与现在大众所接受的观点相冲突。由此说来，请读者们千万不要认为我现在依然持有这些观点。当然，如果有明确的上下文，则另当别论。

统观全书，我极力展示的是一个已经逝去的年代。在这么短

暂的时间里，即使国内并没有发生暴力革命，也依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诸如社会性质、战争、政治基础、年轻人的世界观和价值体系等全都改变了。然而，我并不认为这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转变。在维多利亚时期，我还是个孩子。当时，英国的社会结构非常稳定，几乎垄断了海上的贸易，英国国民对大英帝国有着强烈的自豪感，而且，他们非常愿意为保卫帝国付出一切。当时，大不列颠的中坚力量那么相信自己的势力和信念，他们觉得自己有资格向全世界传授治国的经验和使国家富强的方法。他们坚信，英国很安全，因为英国的海上势力非常强大，没有国家能够与之抗衡。因此，他们很放心。如今的情况已经大不同于以往，整个社会都充满疑虑和焦虑。各位，请允许我慢慢地讲述这个变化过程。

我想，年轻的一代总是对年轻人的奋斗故事表现出浓郁的兴趣。在本书中，我将尽量简明坦诚地写下我的个人经历。

——温斯顿·S·丘吉尔

# 童 年

人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记忆的呢？儿童什么时候才会形成最初的意识呢？在爱尔兰度过的时光，是我能记起的最早事情。时至今日，我依然清楚地记得爱尔兰当时的景色和发生的各种事件，甚至还能依稀记起那里的人。1874年11月30日，我降临人世。1876年，在迪斯累里首相<sup>①</sup>的任命下，我的祖父马尔伯勒公爵成为爱尔兰总督，我的父亲则作为总督秘书与祖父同行。直到1879年年初，我从爱尔兰离开。

我们住的房子就在总督府旁边，被我们称为“小屋”。在我短暂的童年时光里，有3年的时间都是在那里度过的。迄今为止，当时的一些事依然清晰地在我的脑海里浮现。1878年，我的祖父为高弗勋爵雕

---

① 迪斯累里（1804—1881）：英国保守党领袖，实际承袭皮尔的自由托利主义方针。1868年，1874—1880年两度出任英国首相。他对内推行灵活政策，倡导改革，对外极力推行侵略扩张政策。1880年德兰士瓦布尔人的反英起义，导致迪斯累里内阁倒台。

像揭幕：骑马的红衣骑兵，周围拥挤的人群，很多线拴着盖在雕像上的褐色绒布。我那让无数人敬仰的祖父，一位老公爵，声若洪钟地对着人群讲话。他当时说：“在他（指高弗勋爵）的指挥下，步兵对敌人发动了一次毁灭性的步枪齐射，最终击溃了敌人的防线。”至今，我依然一字不差地记得这句话。我知道他是在谈论战争，也知道他所说的“步枪齐射”和黑衣战士（步枪兵）在凤凰公园里的剧烈枪声是一样的。那时，我早晨经常去凤凰公园散步，所以对这些枪声很熟悉。我想，这就是我人生之中第一个相对清晰的记忆。

在此之后的其他事情，我记得更加清晰。有一次，我们准备去看期待已久的儿童话剧，每个人都很兴奋。那天下午，我们乘车从总督府出发，赶往都柏林城堡。我想，那里一定汇聚了很多孩子。城堡里有一块宽阔的空地，空地上铺着一些相同的长方形石头。那里经常下雨，那天也不例外，即便是现在，也是这样。拥挤的人潮从城堡的门里涌出来，显得乱糟糟的。后来，我们才知道剧院被烧毁了，我们看童话剧的希望落空了。剧院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唯一能证实剧院曾经存在的就是一串在剧院经理口袋里找到的钥匙。为了安慰失望沮丧的我们，我们被应允在第二天去看剧院的废墟。我很想亲眼看看那串钥匙，但是显然大人们不会满足我的这个要求。

在这几年之中，我们曾经去过艾姆公园，拜访在那里居住的博塔林顿勋爵。家人告诉我，我可以叫他伯伯。尽管我最后一次去那里还是四岁半之前的事情，但是，我能非常清楚地描述那里。那里有一个高高的白石塔，我始终记得这一点。我们走了很久，才到达伯伯的家。从别人口中，我知道奥利弗·克伦威尔<sup>①</sup>曾经把这个塔炸毁了。克伦威

---

<sup>①</sup> 奥利弗·克伦威尔（1599—1658）：英吉利共和国护国公，曾逼迫英国君主退位，解散国会，建立英吉利共和国，出任护国公，成为英国事实上的国家元首。

尔很伟大，因为他炸毁过很多不同的东西。

不知为什么，我的保姆艾弗雷斯特太太非常害怕一个组织，这个组织称为“芬尼亚组织”<sup>①</sup>。所以，我猜想他们肯定是坏人。只要他们乐意，他们就会永远作恶多端。有一次，我骑驴出去游玩，看到黑压压的一排人迎面向我们走来。当时，我们都以为那些人是属于芬尼亚组织的。现在回想起来，我断定那群人是正在例行拉练的步兵。不过，我们当时简直吓坏了，特别是我骑着的那头驴，紧张得胡乱扑腾，最终把我掀翻下来，我还被摔成了脑震荡。记忆里，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爱尔兰政治。

凤凰公园的中间有一栋房子，房子周围种着一圈大树。这幢房子里住着一位非常重要的人，我不确定他是首席大臣还是其他的什么次官。这幢房子里还住着一位叫伯克先生的人，他曾经送了一只小鼓给我。我至今依然记得那只小鼓，不过那人长得什么模样，我记不清了。两年之后，当我们回到英格兰时，听别人说他被芬尼亚组织成员杀死在凤凰公园里了。我们以前每天都去这个公园散步。对于伯克先生的去世，我周围的每个人都显得心烦意乱。只有我，为自己从驴背上摔下来时没有被芬尼亚组织成员抓住而暗自庆幸。

正是在“小屋”里，我开始接受教育的磨炼。家人正式通知我，女家庭教师，一个在我心里感觉无比可恶的人物，即将到来。艾弗雷斯特太太拿出一本名叫《愉快阅读》的书让我阅读，准备迎接她的到来。在我眼中，这本书和她的到来根本没有关系。家人告诉我，在女家庭教师到来之前，我必须能够独立阅读而不能流眼泪。每天，我们都在为女家庭教师的到来而辛苦地准备着。保姆逐个字母地教我，我

---

① 芬尼亚组织：1858年前后，在纽约成立的反英秘密组织，目的是为爱尔兰争取民族独立。

感到非常无聊。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女家庭教师却即将到来。在这种煎熬之下，和大多数无奈的人一样，我选择了逃避。“小屋”周围生长着茂密的灌木丛——它们看上去就像森林一样，我躲在了那里。整整几个小时，家人才费尽周折地找到我，亲手把我交给那位“女家庭教师”。我们每天都在刻苦地学习，既要认字母，又要认单词。最糟糕的是，我同时还得学数字。字母当然是必须认识的，当字母按照次序组合起来时，我就能认出它们，也能知道它的读音，甚至能在必要的时候把它们读出来。然而，数字对于我来说却是太难了，它们杂乱无章地堆在一起，让我摸不清头绪。当它们排队出现在你面前时，你必须说出它们的结果是多少，显而易见，我的老师非常重视答案的准确性。即使答案“差不多对”，也是错的，是不正确的。我觉得，做加减法和借债有着相同的道理：你得先拿一个或者借一个，然后再把你借的还到原来的地方。因为这些错综复杂的难题，我原本快乐的童年生活被阴影笼罩着，我甚至无法尽情享受充满乐趣的托儿所和幼儿园生活。它们使我的空闲时间越来越少，使我根本无暇做自己想做的事。这些课程几乎成了我沉重的包袱，尤其是“算术”，一提起它，我就似乎坠入了无底的深渊。算术好像永远没有止境，做完一道算术题之后，就又有另一道在那里等着你。即使我想尽办法解决了某种类型的题目，也还会有更复杂类型的题目压得我喘不过气。

我的母亲没有直接参与这种填鸭式的教育，不过，她总是站在老师的一边。我知道，她是赞成这种做法的。在我的印象里，在爱尔兰生活时，母亲很喜欢穿着紧身衣去骑马，她的衣服上常常沾满了泥污。她和父亲经常一起骑着大马去打猎。如果他们之中有一个延迟了数个小时还没有回家，家里就会陷入恐慌。

在我眼中，母亲好像一位美丽动人的公主，她光彩照人，身上散



丘吉爾的母親：倫道夫·丘吉爾，原名詹妮·杰羅姆

发着无穷的魅力。在爱尔兰时，达贝隆勋爵曾经对我母亲有过惊人的描述，为此，我至今仍然非常感激达贝隆。他这些写道：

时至今日，我依然清晰地记得第一次看到她时的情景。当时，在都柏林的总督官邸，总督站在房间一端的高台上，被一群精干的幕僚拥簇着，她则站在门的左侧。然而，那些幕僚既没有注视总督，也没有注视总督夫人，而是把目光聚焦在她的身上。她穿着黑衣服的身段显得那么窈窕和光彩照人，和所有的人都不一样。她的头上戴着钻石星，那是她的最爱。但是和她那明亮的双眸比起来，闪闪发光的钻石星也显得暗淡了。她非常机智且富有涵养，还很有勇气，就像一只敏捷的猎豹，真不愧是伟大公爵的母亲。她善良，聪慧，为人达观，不管在哪里都很受欢迎。她热爱并善于享受生活，也真诚地希望别人和她一样对生活充满信心，她希望每个人都幸福快乐。诸多的优点使她拥有很多知己。

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母亲是光彩照人的。在我看来，她就像夜空中一颗璀璨的明星。虽然我和她却并不十分亲热，但是这丝毫不影响我对她的爱。我最知心的好朋友是我的保姆——精心照料我的艾弗雷斯特太太。从上学开始直到现在，只有她知道我的烦恼。在来到我们家之前，她用了12年的时间，一直在坎伯兰郡照料一位牧师的女儿——一位叫埃拉的小女孩。尽管我从未见过“小埃拉”，但是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她是一个重要的伙伴。我从艾弗雷斯特太太口中了解到她的一切，知道她喜欢吃什么，怎么做祈祷，了解她如何调皮或者听话，我甚至能在脑海中勾勒出她家的样子。

我非常喜欢肯特郡<sup>①</sup>，因为艾弗雷斯特太太称赞肯特郡是“英格兰的花园”。她在查塔姆出生，却总是为肯特郡感到自豪。在她心里，正如没有任何国家能比得上英格兰，同样没有任何郡能与肯特郡媲美。她认为，爱尔兰根本不能与之相比较。艾弗雷斯特太太根本看不起法国，她曾经用婴儿车推我去法国的一个叫“ShamsElizzie”的小地方玩耍。她觉得肯特郡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梅德斯通市是肯特郡的首府，那里到处长满了樱桃、草莓、树莓和李子，简直是叫人垂涎欲滴！所以，我总想去肯特郡居住。

1990年冬，我在都柏林做和“布尔战争”有关的报告，有机会重访“小屋”。在我的记忆中，它是一幢乳白色的矮楼，走廊和百叶窗都是绿色的，旁边有一块和特拉法尔加广场<sup>②</sup>一样大的草坪，草坪被茂密的大森林紧紧环绕着。我一直以为总督府与森林之间至少要有一英里的距离，直到重游旧地时，我才惊讶地发现这块草坪只有60码宽，而那片森林则和灌木丛差相差无几。通过目测，我确定骑马只需要1分钟就能从总督府到达那片森林。

除了“小屋”，我还记得文特诺，而且也很喜欢文特诺。艾弗雷斯特太太的妹妹就住在那里，她妹妹的丈夫在那里当牢头，而且一当就是近30年。那时，他经常带我去山坡或丘陵草原上散步。从他那里，我听说了很多狱中暴动的故事。据他说，他几次被犯人袭击，并且受了伤。我第一次去文特诺，当时英国人正在与祖鲁族人交战。报纸上登了很多祖鲁人的照片，他们赤裸着黝黑的身体，手持尖锐的长矛。他们扔长矛的动作非常敏捷，我们的很多士兵死于他们之手。不

---

① 肯特郡：位于伦敦东南，梅德斯通是其郡府。肯特与东萨塞克斯、萨里和伦敦相邻，与萨塞克斯它隔泰晤士河口。

② 特拉法尔加广场：坐落在伦敦市中心，广场中央耸立着英国海军名将纳尔逊的像，为纪念著名的特拉法尔加港海战而修建。

过,从照片上可以看出,他们的死伤比我们更加严重。我很憎恶祖鲁人,总是因为听到他们被打死的消息而欣喜若狂。在这一点上,老牢头和我的观点是一致的。很快,我们几乎把祖鲁人消灭了。随着战争的结束,他们的照片再也没有出现在报纸上,人们也没有那么怕他们了。

一天,我们在距离文特诺不远的一个山崖上散步,看到离岸只有一两英里的地方有一艘大船正在扬帆航行。有人说:“那是一艘载战士回国的军船。”我也记不清了,也许它刚刚从印度回来。<sup>①</sup>忽然之间,天上乌云密布,狂风肆虐,风暴来了。我们跌跌撞撞地往家跑,总算没有被浇透。等我再到山崖上时,这艘扬帆的大船已经不见了。水面上,依稀能看到3根黑船桅,光秃秃地直愣在水面。在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中,“欧律狄斯”(Eurydice)号船不幸翻船,船上的300名士兵全都葬身海底。打捞人员潜入海底打捞尸体,听别人说,当看到海鱼撕咬那些溺水士兵的尸体时,有些打捞人员被吓得晕过去了。因为这件事,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疤。这些士兵不顾生命危险与野蛮人战斗,战争结束后启程回家,却因为一场暴风雨被淹死在大海里。天气晴朗后,很多民众站在山崖上向海里观望,向死者脱帽致哀。我似乎看到很多小船把一部分尸体拖走了。

在此期间,还发生了“泰桥灾难”。在大暴风雨中,一列火车在桥上急速行驶。突然,毫无征兆地,大桥坍塌了,车上的所有乘客都溺水身亡。起初,我以为那些乘客之所以被淹死,是因为无法打开窗户逃命。然而,使我感到无限愤慨的是,政府竟然让这么重要的大桥倒塌了。我觉得,他们玩忽职守,懒惰懈怠,简直没有一点儿责任心,才会发生这件令人震惊的事情。所以,我一点儿也不奇怪人们会投票

---

<sup>①</sup> 事实上,这是一艘训练船。——作者原注



5 岁时的温斯顿·丘吉尔

反对政府。

1880年，自由党人格莱斯顿上台执政，把我们全家都罢免了。格莱斯顿是个非常危险的人物，他四处煽风点火，激起民愤，让人们投票反对保守党，使祖父从爱尔兰总督的职位上被赶了下来。之前，祖父曾经在比肯斯菲尔德<sup>①</sup>前政府里担任枢密院大臣，比较之下，祖父其实并不喜欢爱尔兰总督的职位。在担任爱尔兰总督期间，他必须倾尽所有地款待都柏林的爱尔兰人；为了筹集“饥荒基金”，我的祖母还专门组织过一次大型的捐赠活动。但是，对于祖父的盛情款待和祖母筹集的基金，爱尔兰人连句“谢谢”都不曾说过。由此可见，他们全都是不知感恩的人。祖父更愿意留在英格兰定期参加内阁会议，惬意地居住在位于布莱尼姆的家中。比肯斯菲尔德勋爵是格莱斯顿的大敌，被人们称为“使人眩晕的人”。但是，这一次，格莱斯顿彻底打败了他。正是因为这样，我们一家被迫下野，整个国家都走向了衰败和没落。人们都说它“正在衰亡”。这时，年迈的比肯斯菲尔德勋爵病入膏肓，很快就被疾病夺去了生命。大家都认为如果他走了，对于英国而言将是巨大的损失，因为再无人能够阻止格莱斯顿对我们实施那些令人厌恶的政策了。所以，当得知比肯斯菲尔德勋爵即将去世的消息时，我每天都非常关注他的病情。那一天无可避免地来了，所有的人都陷入悲痛之中。人们说，在忘恩负义的激进派的刺激下，一位在俄国人面前从不畏惧的伟大的爱国政治家在悲伤中与世长辞了。

我在前文曾经说过，在我心里，家庭教师在我的生活中扮演着可怕的幽灵角色。如今，我即将开始学校生活，这更加可怕。当时，我刚好7岁，处于大人们一致认可的“讨人嫌”的年龄。我即将进入学

---

<sup>①</sup> 比肯斯菲尔德：英格兰白金汉郡的一个市镇。

校生活，必须接连几个星期在老师的教导下学功课。学校早就已经开学了，我得在学校待整整七个星期才能回家和家人一起过圣诞。

我听说过很多关于学校的传闻，这使我对学校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后来，我所经历的学校生活也的确验证了这一点。对于我的生活而言，这是一个大转折，让我不安，也让我激动。在我看来，尽管功课枯燥乏味，但是能够和很多男孩子一起生活还是非常有趣的。我的朋友越来越多，我常常与他们一起玩耍。的确如有些人所说的，“人生最好的时光就在学生时代”。不止一个大人对我说，他们的学校生活特别艰苦，总是有人恃强凌弱，欺负弱小同学。不仅每天早晨都得“砸水壶里的冰”才有水喝，还常常饿肚子。当然，我从来没见过这种事。如今一切都变了，就连男孩也开始喜欢现在愉快的学校生活了。大人还告诉我，即使放假了，那几个稍微年长我一些的堂兄也都不愿回家。我找他们求证是否真的有这种事，他们笑而不答。总而言之，大人们让我去上学，我只能无奈地接受，因为我根本没得选择。在把我带到人世之前，他们从未征求过我的意见；如今，他们让我离开家去上学，同样也不会争取我的意见。

当然，购买上学用品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购物清单上明确地写着，至少要买 14 双短袜。艾弗雷斯特太太说，如果穿得仔细一些，10 双袜子就足够了。她始终觉得买这么多袜子太奢侈了。但是，为了避免穿湿袜子的窘境，我不反对多买几双袜子作为备用。

命中注定的一天终于来到了。母亲带我乘坐一辆双轮双座的马车赶往火车站。她给了我 3 个半克朗的英国银币，我不小心把这 3 个银币丢在马车上了，而我们却趴在车厢地上的乱草中四处寻找。幸好，我们没有耽误上火车，地球依然在转动。假如耽误了火车，那就是“世界末日”了。